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四 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四　宋杜大珪編

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王曮

乾道八年春侍衛典步軍臣吳挺一日奏事殿上泣且言曰臣之先臣璘奮身邊部自太上光堯皇帝朝都車之事率先請行肆我陛下即位一心事君匪躬宣力積勞西南洊被褒厚而臣無似不能顯大先臣遠業乃墓

碑至今無辭以勒後世將泯而無聞惟陛下矜念假寵於吴氏而錫之無窮天子曰嗚呼惟汝父璘勤勞王家積四十年英風義聲燀耀顯明九命二伯淑旗綏章髙其名器崇其物采矣爾挺其以是勒于阡君錫之名曰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挺拜稽首悲感若無所容畀曰詔翰墨之臣王曮曰爾其為之銘曮承詔辭不獲命乃論次而書之謹按故太師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謚武順吴璘字唐卿德順隴干人也曽大父

謙追封魏國公大父遂追封楚國公考扆追封魯國公皆累贈太師曾祖母李氏祖妣齊氏妣劉氏封魏楚魯三國夫人王在娠甫七月而生意象異常兒魯國公奇之曰是必大吾門少長負氣節善騎射年十八以良家子從涇原軍戰西邊宣和三年從統制楊可世入燕道河北宿逆旅夢婦人告曰妾家被刼于路露胔水濵幸相公哀之移封高原瘞以語其徒視之信然因感而葬之戰歙蒲口行而飢甚老人有餉食者王食已視之則

不見聞者與之靖康初力戰破夏人補官既而敗金人於下邽戰三原斬千戸烏哩頁從兄武安公玠復華州破賊史斌咸以有功遷秩充永興軍路書冩機宜文字移辟秦鳳路兼統領五軍軍馬名賊號王札手者脅潰卒寇暴鄠杜間連破官軍執永興假守張公輔安立名字勢張甚武安公檄王討之王先以書繫箭上徧射賊中曰明日破賊立旗為表先降旗下者除其罪賊卒得之心動時王所部不滿千人賊幾萬衆騎數千夜半進

師遲明相遇賊將戰陣動奔降旗下者果無數乘勢搏之賊據高阜王遣驍將斂旗鼓輕兵斷其後賊遂大潰斬王札手以報俘其黨千人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時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甚危武安公與王招散亡數千人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練兵積粟以扼敵衝紹興元年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廷音問隔絕兵單食匱將士家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刼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武安公與王遽名諸將勵以忠義

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禦敵益力遂敗敵將摩哩于原下摩哩遣二將烏嚕扎哈自階成出散關又趨和尚原没立身自犯箭筈關期將夾攻必破我王擊退二將生獲首領温普斬千户布察呼烏嚕扎哈再合兵直抵原下王奮擊之斬其將烏嚕敵敗走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摩哩亦敗竟不得相合時武安公以弱卒抗堅敵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者王則厚撫摩之如家人親愛以輔成武安公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公之

法而樂王之恩戰無不克丁魯國夫人憂乞終喪不許
以破烏嚕等功超遷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帶擢秦
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敵憤其連敗也烏
珠合諸道兵十餘萬期必取原而後入蜀自寳雞而南
列柵三十里武安公嚴兵待之王率師拒戰數日率以
勁弓彊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傍閒絶其糧道彼不得
休伺夜敵將飯然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彼不
得食疊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彼度必敗遂以死

決烏珠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敵分為三十餘陣以拒我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敵雖困而猶整至神岔道狹伏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户英格貝勒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烏珠身中流矢二獲鎧仗萬計再以奇功除康州團練使陞權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時隴州移治方山原二年敵圍之且陷敗之于百查嶺力戰解圍五戰皆捷遷官二等權知鳳翔府兼安撫事三年金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

戰饒風犯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敵懼犄其後也乃陽以兵趣蜀而反自褒谷入鳳州犯保安程甘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軍復身督諸軍拒鳳翔軍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遷榮州防禦使陞權副都總管知秦州節制階文時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貿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馬武安公與王度敵既屢敗不得志必大舉以與我力爭乃預設

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四年春二月烏珠薩里罕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柵三十里彌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公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騆會原上金人已與我對壘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将曰金人傾國而来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将股慄遂與

敵戰分為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敵極其狡猂東西相望遥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敵殺傷彊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斂第二隘以致敵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却也且吾度此敵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勵有死志洎敵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勾相連魚貫而上攻具

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敵攻壘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為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敵自是不復窺蜀矣第功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仍節制階文五年春圍秦州下之六年創軍名行營右護軍為行營右護軍統制軍馬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春改行營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金人已廢劉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

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
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
府謝不及秋七月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知秦州是年武安公薨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朝
廷遣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出使陜西會諸將議移諸軍
分屯陜右王不可曰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
陜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陜右軍則我不
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敵要害遅敵情見力疲漸

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烏珠殺達蘭金人再寇河南復以王為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其夏薩里罕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師駐蜀口扼敵川陝宣撫使胡公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敵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為此者可斬也敵人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令若少退墮其

計中矣璘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檄彼責其棄信輕舉率師即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扎哈於石壁李永琪向起等破呼雅克張太師於扶風敵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扎哈僅以身免駐大軍大蟲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參氣象雄壯薩里罕自上西平原覘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薩里罕捨蜀口而北向矣秋九月制授鎮西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十一年朝廷出師渡淮宣撫司亦被旨

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使胡公胡間方略安出王曰璘當以三陣破敵人皆莫測所謂蓋王襲敵之策已素定而諸軍莫有知者攻秦州州將武誼以衆降時金人統軍和珍布卜穮合軍五萬營丁劉圈和珍善戰布卜穮善謀二人皆敵之老於兵者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敵營方得舉火未至

里所萬炬齊發出敵不意敵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閧敵酋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矣王猶莫希卜𥛹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和珍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和珍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敵乘我矣敵令潰毋自怯王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敵力果憊卒如王言時陜右久隔王化

王一戰而聲振關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往往擒敵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略且將大舉進圍臘家城将破陝右州郡亦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胡聞王之捷喜曰真能踐言矣十二年上賜褒詔召王赴在所拜檢校少師改充階成岷鳳經略使還鎮十四年始析利州路為東西改利州西路安撫使以階成岷鳳興文龍七州隷焉十七年移節奉國軍改行營右護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依舊安撫使知興州時和議方

堅王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當是時西路兵為天下最
二十一年太上皇帝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静加拜
太尉二十六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陞領御前諸軍都統
制職事判興州二十九年冊拜少保王策敵將叛整備
益嚴三十一年敵果敗盟就拜四川宣撫使秋九月敵
主亮渡淮巨酋噶珠號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黄
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使即肩輿就道
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敵自守之

兵不足慮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略所至皆捷尅秦州擒僞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諭無憂死皆感泣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僞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温都烏頁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完顔宗臣等八人加拜陜西河東路招討使王之子挺與敵連戰治平寨破其衆萬餘人馘千戶二十一月敵主亮被戕十二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教書

褒諭册拜少傅王遣都統制姚仲與挺率東西兩路之軍攻德順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會平凉之師来援挺率兵戰於瓦亭大破之敵畏我軍號曰天兵别將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敵將盡發西兵内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視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顔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之来士氣自倍登埤咨嗟不忍發一矢城中敵已不戰而

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別柵要害且治夾河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別有地暨戰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鋭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與我合我軍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數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闘時降帥有覘者曰自吾從敵百戰未嘗見如此吳公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敵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雨

雪敵幸休止而力實已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部尚書虞公允文宣諭川陝齎詔勞王且議軍事夏五月遣兵攻破熈州獲僞都總管劉嗣初副統石列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守王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戶一獲兩千戶六月皇帝受內禪賜親札曰昔在舊邸每共定省側聞太上皇帝聖訓謂今日元勳舊德同國休戚無如卿者且曰偏師之出曾不淹時三路土

疆悉歸版籍朕聞此事欣賛慕用葢非一日王捧詔感淚曰臣無橫草功已蒙太上皇帝不凡之遇今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寵臣何敢愛死復遣中使賜御府細鎧弓矢秋八月除兼陜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王策敵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為不可犯之計以待敵且指視諸將以敵他日所營已而敵果大至合

元顏實呼等兵十餘萬正營王所指之地有酋先引數千騎輕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敵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和和萬戶復領精兵自鳳翔来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傅城下寨敵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将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敵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讙譟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無敢譁諸将請戰不應迨日昃敵氣已惰

令諸軍忽鳴鼓若將趣其營敵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敵幾得志時敵既堅守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敵戰而以竒兵擣其虚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敵敵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地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甫築畢而敵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嘆王之多筭不可及也敵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嚐珠親提河南陜右兵而連敗

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為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窣其後三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敵糧道敵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猾酋有終夕悵恨者王某敵雖衆無能為矣冬十月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勳勞績效聞上賜親札曰覽虞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濟力抗强敵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敵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

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盜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戲敵時敵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十一月上遣帶御器械梁珂賜御札并玉帶十二月閤門宣賛舍人郭昇賜宸翰并宣旨問疾隆興元年拜少師有旨恩禮視樞密使利州防禦使李邦傑來勞就以告賜繼有詔退師矣是時議者遙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恐去川口遠聲援遼絕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

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
而退繼上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
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上復詔出兵與張丞相浚淮上
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師道遠不知卿
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初
得是旨幕府請覆奏曰茍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繫
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
所出糧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敵角

令新附之衆幾十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西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敵擣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敵情且敵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敵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況今逆亮死敵內訌未久合喜盡西兵頓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幕府語塞隆興二年冬十月敵人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成州分

麾下擊之敵小郤列營茅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敵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黄家街深溝髙壘以守王曰敵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黄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敵必遁未幾果使来告曰我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繼被詔命即抗章請朝乾道元年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旌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宣撫使優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四月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美勞問賜賚加等即召對便殿上慰諭隆渥面得㫖許朝德壽宫太上見王慨念疇

昔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數入見王頓首謝
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無虛日初隆興元年
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皇子復謁示
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為前此未有五月冊拜太傅進封
新安郡王三上章懇辭遣中使詔諭不允後數日制詔
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恩
禮赫奕寵絶一時六月詔還鎮兩宮燕餞禮均家人王
入辭德壽宮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闕庭且

萬里恐不復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為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甚寵秋八月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先是夏秋糴以供軍儲吏多取於民而嗇出以規贏民甚病之褒城諸縣各有古堰分水溉田歲料民田以多寡賦竹木增修吏沿為姦又光道渠久廢水不下溉利廢而賦仍在王以次釐革糴則使民自槩督諸軍復渠宣淤薙壤開田數千頃民甚

利之懲姦吏核健訟以防其病民外臺以治狀聞上降詔嘉獎踰年改鎮武興三年夏復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以五月十七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遺表上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二日賻銀兩絹匹各千錢五百萬太上賜銀千兩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為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為之止

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無棄四州無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啟之薨之數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於其親者矣王雄姿正志剛毅静深喜大節略苛細不嚴於刑而人自畏之讀史傳曉大義幕府文書輕重之間亦時自竄定其愛君憂國之誠得之於天雖造次不能忘也其在闕下諸子有授美官者王曰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曰念無功可報上汝若不廉勤以自效吾雖死地下亦不汝

佑故其在官皆兢畏自力其治軍如其治家而恩威兼之愛將犯法泣涕而斬之厚撫其孤不敢以私徇法士卒有過必再三語之不戒而後罰改過則釋然無芥蔕心待僚佐以寛不忍言人過往往為覆護之而亦潛分優劣士之耿介雖干犯其意久而敬之便辟側媚中心薄其為人知人之明尤為當世所重四川制置使王剛中甞談劉錡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令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未領其語既

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王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令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將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向起皆以功顯為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鎮武興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暨至漢中凡前政與民㩁易爭利者悉除去蠲逋欠無慮百萬緡嘗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略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

長敵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力集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制其騎則有分陣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兵彊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彊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陣有圖無書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凛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

兵備德順班師首蕠皂郊等堡多掘地網祁山之戰賴
馬娶王氏封吳國夫人先八年卒男十二人曰援曰掖
曰擴曰揔曰挺曰拭曰拯曰挾曰抦曰揚曰揆曰搏孫
男九人暕旰暐曦晦其五尚幼子孫凡二十餘人持麾
典兵出入禁闥克紹前修是以似之近者言盛者鮮儷
也臣既書其事輙申之言曰蜀之為國巖僻而固有天
下者所必爭也漢高祖起南鄭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
竹不數年間遂成帝業而以蜀漢之地為關輔心腹不

以封建葢其斂跡垂翅有以窺天下之變閒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兹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心而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賓詔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勒功帝籍以垂光億世又詔之曰宜即提銳旅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詔之曰關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人惟卿駕馭激使之耳嗚呼聖天子以保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此王能任之是以蜀

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鞏十有六州束手来歸委命下吏敵失形勝勢惡技窮讋我威靈鄉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擁乾休正坤儀指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覲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凛凛生氣尚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既乎吾天子其知之矣謹為之銘曰

井絡坤隅　時惟蜀都　蠶叢魚鳧　開國有初

岷峨為望　犍牂為障　峻滕巨防　天下孰尚

重險積貨　是猍梟鯢　有偉將臣　于時保之
將臣伊誰　惟武順王　喋血轉戰　莫我敢當
因山據原　和尚是名　晝塹其柵　夜披其營
束馬縋車　攀天蹈空　原不可得　蜀不可攻
敵以憤來　合兵作威　扼衝發覆　倏其紛披
敵以奇來　指陵趣谷　擇利鼓儳　擣其心腹
其來以正　椎鋒直進　束隘設險　以死申令
來以多方　有東西軍　左顧右跽　察其嚬呻

烈烈惟王　洪棱無前　如飛如翰　如衝如援

奮其虎貔　厲其熊羆　敵曰罷矣　蜀不可窺

蜀不可窺　厥惟安哉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婪婪大酋　去不復留　三陣定謀　一言必酬

乃窺咸秦　于山于川　廼歸三路　我陵我泉

有所失平　将順指令　挈戶率輿　爭還國經

皇帝曰嗟　巖巖蜀土　六十二州　以固吾圉

同德之碑　保蜀為正　民其以安　功其以定

倬彼雲章　尚福吴氏　申錫恩眏　昌大而熾

翼子肥家　孝能揚名　千載而下　於昭厥聲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四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五　宋杜大珪編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富弼

東平呂公相我太宗真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罷歸第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十九日遂不起年六十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葬於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始議琢碑于墓次請文于里人富某某義不得辭輙用纂其世次德業

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于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為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侯為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勳德顯名于當時者偉然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為洛陽人也公諱蒙正字聖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首擢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四年代還會帝征太原劉氏

朝于行在道受著作郎直史館旋加右拾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是冬擢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陞給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為上相淳化二年罷為吏部尚書奉朝請四年復為上相至道元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真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為上相益以昭文

館大學士五年册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感疾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徐國祠后土又進封許國及薨天子震怛哭甚悲不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謚文穆公以諸子位于朝累贈太師兼尚書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考妣以口舌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内篤交誓不復嫁娶考後連佐邊幕妣居洛中幷留公侍焉公每感歎憤懣絶迹于龍門山躬事薪汲力奉慈養而且痛

自刻責以為業晝夜漏相接未始少懈嘗泣淚滿所讀書而怳怳日若無以為生者如是數年學益富文益奇聲動天下士友益附太祖開寶末公侍母氏赴舉東都時太宗以晉王尹開封聞公名召見復索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即上第自此七年參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鈞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稱治精於選任憸庸者不得進久之

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贓敗或譏于帝曰紳亦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諷下誣以賄免耳是豈好貨者也帝驟信立還紳官而以他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參位怡然一不自明踰年帝得紳贓實始悟遽黜紳為絳州副使翊日復以相命公慰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帝既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其沈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又問

公以前所選對帝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公終不肯易其人帝盛怒投其奏書於地曰呂蒙正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公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公插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親信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加有不可奪之志上元觀燈一夕帝宴近臣于端拱樓樂車馬之藝左右顧曰

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其全盛如此可喜可喜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常見都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赬顏不語王禹偁名奢謂時亦在列聞其對為之汗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帝以西北二敵非服忿之常議討伐公切諫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郡國萬里外可謂快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遼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主

者曠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於悔為後世非笑陛下
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慎之直宜以道德恩信横于中
而澹乎外則夷狄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校其所不
足與校於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帝
傾聽褒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
相子起家為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
蔭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勵寒畯也懇辭不拜秪受將作
監丞因以為著例于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公念

輔政既久恩寵特殊羸然曳綫謁靈輿于境上伏地哭幾絶屢哭屢幾絶行路皆哭皇皇焉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助復土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絶于道公以盡瘁積疾猝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既而姑願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旲方罷二子咸面推以恩公晚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於其間間與樵釣野叟駢席而語不以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

寬懿無煩語不妄顧與人無親踈無高下階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為諫諍為侍從為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巳出而密歸之於上惟上自行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須論議別白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天下稱道僭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河南為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甞一日遠于朝廷至于河南之行尚非太皇雅意蓋强出之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章聖初亟復在位三入相皆首之所以專其任也

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不容終制不欲使他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也移疾歸鄉黨積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頤養而密常使人候其安否章聖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自被于四海致時昇平則疇能感夫兩朝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宰官至三公階勳爵邑咸第一勤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

終毫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天子慊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令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韜皇主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原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夢竒皇户部侍郎贈太保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父諱龜圖皇起居郎贈尚書令母彭城劉氏封徐國太夫人公嘗語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老矣不肖子不忍見玆睽忤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

伏于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于其家也初娶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于公之先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部務簡光禄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公退居于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後至周末亂

離相繼不絶卿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為王官其無為世冑子弟之為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汙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勵不忘詒教持身謹勑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為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諤著嘉績稔於輿論異日必能躅公之武于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構矣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

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並傳公之所
誨於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又知公之義訓大施于
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出仕者女六人長嫁光禄
寺丞直集賢院孫曁次嫁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
次早夭次嫁永州推官楊巽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
天之生賢　而不世出　出不逢時　亡位而沒
生而無成　不若勿生　主辰而成　惟公莫京

初隱而學　四方聞聲　舉以魁衆　四方益驚
歲始踰七　遂為相臣　相我二宗　太皇粵真
三相必首　不令後人　善不有己　造宁密陳
事苟咈鬱　衆皆逡廵　公勇而前　悉心以論
帝怒斯震　公顔益温　居若柔弱　語焉不聞
及以議諍　骨鯁必伸　公久不渝　一心劬劬
帝知忠端　始貳終孚　帝嗟乎公　我有不如
百職具舉　萬方以胥　成我太平　匪公曷圖

公處厥位　天子是依　讒免疾去　天下以思

進則以道　勤勞飭之　退必以禮　燕樂適之

曰子芸芸　曰孫羣羣　厥有肖子　又絶其倫

天其意者　斯為報與　文石于墓　無窮之所告

與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歐陽修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

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来告曰惟陳氏

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
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
碑余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
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蓄厚來
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
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
之不聽棄官家於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
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

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

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學知

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從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

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

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
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
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
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
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
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
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
欲以奇動京師自録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

言詰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詰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詰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詰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槀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

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者十一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令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

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

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
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
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
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
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
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

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蹜不安求去泰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共孫若曽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曽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髙節　在汚全潔　閟德潛光　有俟而發
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　英英伯季　踵武皆来
相車崇崇　武節之雄　髙幢巨轂　四世六公

惟世有封　秦楚及齊　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
祖考在前　孫曽盈後　公居于中　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　惟能其約　以有其豐
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　有遠其貽　有大其繼
刻詩垂聲　以質来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六至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六　　宋杜大珪編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也琦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内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多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

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烈祖之益光也琦常總領史局覬所載公之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絶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於人聽者猶未究悉令得與巨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於後世誠所願也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於澶之臨黄及公葬其先於鄄城故為鄄之鄄城人曽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德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

節然其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府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既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權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賜五品服時公與文靖呂公故樞密使宋公湜

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若殺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而加慰勞四年冬東南兩川旱民飢吏失救䘏寇大起五

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宣徽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知成都府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絶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二萬餘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有餘積乃下其估使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呼曰前所給米者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公真善幹國事者也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雖收復諸郡

餘盜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日以娛樂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物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庭面數其過將遂斬之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令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隣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之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

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出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內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逾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公以順黨始以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掛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前所許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

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横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與繼恩共事上命入内内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凶勢為屈未幾二人皆召歸就以閤門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内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縣太夫人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廵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旴所逐遂率衆掠懐安軍破漢州公方與

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宴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
將趨益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力方銳不可擊令人
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
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
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
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就
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

被酒不如禮公彈糾之無所憚二年與温公仲舒同知
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軍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
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寛其罰官屬抗言不可公曰錢塘
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
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内卒以無擾歲將滿杭
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事初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
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

亂逐晃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守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事遷刑部侍郎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来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始復大治轉運使黄觀以政迹聞賜詔嘉奬就改吏部侍郎時命謝濤鑄景德大錢于嘉卭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鼓院

中歳瘍生于頭不能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存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姦人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狗火患遂絶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黄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令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

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以江東旱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兼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東西京上聞之即令代還不能詣懇請便郡遂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言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以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性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傅霖高蹈之士與公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隣多病瘧前一夕頃

愈逮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權也甞訪三峯陳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劒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平生勇於為義遇人急難尚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察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之不若也公退闢静室焚香燕坐聚

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决出入
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録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
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
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
以財為訟以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閲之以酒酹地
曰汝之婦翁明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
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
服公明斷前後治蜀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

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使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之風尚侈好游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甞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自為賛曰乖則違衆崖則

逵物非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人聞之皆罷
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
不解昔召公之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
戒勿翦勿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道德過碑輒
墮淚後歷千餘歲能繼其風凛然如存公一人而已公
有清望善臧否人物公凡所薦辟方廉恬退之士嘗曰
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告舉葢不貢士者幾二十
年公察郡人張及李田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

延奬如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歴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傑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覧而歎曰二百年不知此作矣有文集十卷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葬於陳州之宛丘縣村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封太原夫人天禧六年終於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毁而卒一女適翰林王公禹偁孫四人約奉禮郎綜駕部郎中綽衛尉寺丞紳建州石鼓縣令曽孫

二人堯夫大理寺丞堯民邢州重﨑縣令銘曰

太行峙朔　洪河瀉天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然　發為事業　文武之全

兩治巴蜀　蒋綏南夏　易地以寧　節荒而化

夫惟管蕭　尚足王伯　如公之才　不宰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　為國棟梁

有煒公績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歐陽脩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者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寛簡歳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公居歳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恵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

圖而囚之自陜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来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與之公益爭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西京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

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略使自發兵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甞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黄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戸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

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
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
知揚州誤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
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戸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
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污我家人如其
言公之曽祖諱某某官曽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
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
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

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竜池鄉之
源頭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来請曰願有述
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為姒姓之國微不知
其始封春秋之際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
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
為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
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
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

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矣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近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余於其論議旣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　由學而知　先知逆決　有若蓍龜

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　初雖不信　後必如之

公所論議　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　有德有言
德蓄不施　言有可聞　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七　宋杜大珪編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王安石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所以從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為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志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

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為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而所斬敵最諸將遷大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嘗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

孝經論語皆聖人之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歎息者久之由封州數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此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御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脩河都部署河怒動堤堤且陷公坐其上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

手書奬諭詔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七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敕宣慶使將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黄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藴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王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掘文

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銃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
右侍禁文郁文雅皆早卒公孝謹忠篤遇人以恩祖母
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
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
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予
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晚歲并公子無
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
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之若巳子

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便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顥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顯真宗　俊藝在工　相協于武　有來馮公

馮公頟頟　奮節金革　有聲中邦　外動夷狄
自公在野　手不去經　率其所學　以撫戎兵
公之所撫　貔貅豹虎　指揮進退　妥若兒女
武失以虓　文罷於柔　維時馮公　兩取其優
孰施其文　有壤千里　孰致其武　宿衛天子
帝咨馮公　爾往視河　河决已塞　滑人来歌
帝聞而嘉　勞以手敕　公拜稽首　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　予釐爾勤　授之麾節　留掌我軍

方朝告薨　有詔罷視　弔贈賻葬　哀榮終始
追拜爲令　尚書中書　賜爵國公　胙以魯墟
士生顯榮　没則多已　維時馮公　至今受祉
有周方虎　咸有褒詩　至漢充國　雄爲之辭
誰能詩公　傳亦無止　刻碑墓門　公實有子

康刺史延澤神道碑　王禹偁

立功名之謂賢齊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三者有
一則可以爲聞人矣况兼之乎其誰則然吾見於康公

矣公諱延澤字潤之代北人也其先蓋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有北土自立君長其別處康居者即始祖也西漢時康居國王納質于大單于其後單于内附遂有雲中以國為姓曾祖嗣皇任蔚州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祖諱公政皇任代州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傅考諱某皇任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贈太師謚曰武安公有世祿世功載在武安碑此不復書公即太師之次子母衛國夫人高氏晉天福中起家補東頭

供奉官歷漢逮周垂二十載艱難險阻靡不備嘗以功轉染院副使我太祖神德皇帝之開國也以荆襄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出偏師南討而公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朝議以其子繼冲權領軍府因命公賫璽書乘馹騎以弔撫焉且覲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之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染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會國家有平蜀之役詔公為北路

前軍都監至固鎮主將王全斌請公領前軍先入以張萬友佐焉尋擊白水閣子二寨破之勒兵會乾渠渡下蜀人恃險出萬仞寨以待王師以公與萬友選死士百人先登水西寨以兵繼之縱火燔燒柵木俱盡遂取之明日全斌中軍方至乃合逼罝口走之遂下興州與夔峽兵合進擊西縣三泉生獲偽興元節度使韓保貞公皆有力焉由是乘勝討逐越大小漫天累戰皆獲赴利州夜半拔之蜀人由桔柏江以遁乃燒浮橋劒門恃天

險也諸將方議進擊會有蜀卒来降自言知山川道路且告曰自益光江東有路曰来蘇直抵劒門南二十里蜀人設寨以扼之此捷徑也於是全斌欲自来蘇路入諸將莫有言者公曰來蘇小路無煩主帥可使偏裨以副大將親扣劒門劒門精兵所聚也且蜀人聞來蘇兵入必分兵以禦我此必克之勢也乃命公與史延德往焉公曰書稱徯我后后来其蘇令路名来蘇天啟弔伐之義也遂捨車馬披榛梗而蜀帥王昭遠趙崇韜果留

小将守劒門引軍於青强店下由是全斌克劒南獲趙王二帥席卷而西矣時蜀世子玄喆統鋭兵守綿州聞劒門不守乃棄城而去蜀主遂令伊審徵奉表歸順全斌因請公以一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且伺必降之意是時蜀國餘兵尚有七萬公往也人情危之公既至以二十騎自衛入見蜀主諭以禍福示以恩信蜀之君臣舞蹈感悦留三日盡封府庫齎魚鑰而還全斌等遂平蜀國遣蜀王歸於京師詔公為成都府兵馬都監而

蜀軍復亂且以全師雄爲首所在殺知州通判以應普州劉澤遂州王可寮果州宋德並授師雄偽署朝廷以公爲普州刺史公詰全斌請衛兵赴理所與公四十人公發成都至簡州招敗亡之士得刀手一千人取器甲以給之乃教戰陣立部伍擁之而去至郡境有賊申雕領衆五千来犯公一戰敗之擒七百人授偽命者立斬一百革餘皆釋之乃懸榜示人諭以逆順招集團練得刀手三千人敗劉澤三萬人自是賊勢稍沮公雖至普

州廨宇盡為煨燼廼依山設屋權駐師徒而兵亂之餘無食可守公披攘羣盜且戰且行直至遂州輦運儲畜以至成城畚鍤靡不具焉既至而王可寮等數郡賊兵合勢來戰公又敗之遂至合州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未半年普遂資簡昌合六州飛奏以聞優詔褒美且命與曹璨充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仍賜錢帛委公等隨軍賞給自全師雄亂後東路艱難賊害使臣抄掠琛賚者多矣時師雄雖死賊衆尚有萬人立謝行本為主以

羅七君等佐佑之閒公警廵望風而遁遂以賊衆保於金堂非公所部也公廼越境以討之賊衆又遁因駐師以待馬卒平狂寇先是金堂新都洛縣等民為賊逼脅皆餉饋資給之公則出令招誘許以自新約旬不來無少長皆殺民歸者萬餘户咸得安堵輸税縣官故民心有懷賊黨自潰加以全斌等同心經略兩川悉平及奉詔班師主將獲罪皆以殺降兵受蜀賂故也黜公為唐州教練使天下人為公惋歎公處之自若不出怨言惟

築室墾田聚書訓子而已十年間闢草萊植桑柘居泌水之上遂為富家家到于今賴之開寶末太祖幸西洛祀南郊始起公為供奉官留監左藏庫令上即位就除左藏庫副使兼水北皇城大內巡檢又召公為東京畿內都巡檢使俄而公之猶子六人皆恣用家財不事生產公以禮義勗之反生怨懟乃撾登聞鼓願析祖業以自給詔公以理處割事未定會靈昌河決公受詔塞之諸子復訴公違詔遂罷使職退居洛陽不數年向之猶

子已飢寒於道路上躬耕之嵗公會恩例當起權河南尹許仲宣頗相勸激公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吾自蔚州太師而下世傳將帥今幸功名以繼祖禰年享壽考運逢理平使子孫去橐鞬襲縫掖熈熈自樂以終天年吾願足矣吾嘗讀李廣傳見其兵敗削為庶人幸匈奴犯邊被召而起及軍吏簿責自刎帳下欲望灞陵獵其可得乎古人成敗取則不逺以老疾為辭而奏其子焉淳化三年公七十六矣一旦謂其子懐珪曰吾衰耄若

此死在朝夕苟以先太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吾無恨然吾有平蜀微功思預刻吾墓其誰能之吾聞商山王副使舊直紫微有文稱於代又嘗任長洲宰時汝為姑蘇從事亦同僚也試為我請焉懷珪曰預凶事非禮也且心所不忍公曰此人子之大情名教之舊制也吾則不然且古之達者以生為寄以死為歸令吾官歷二千石年踰七十六吾不死而安歸乎吾欲生前自視其文知辭無愧而功不誣也懷珪不得已命其子齋書

而来某據事狀次而書之大率平蜀之功公居第一離而辯之其功有五若先入蜀境擊白水閣子二寨開王師破竹之勢其功一也徑赴来蘇分蜀人青強之力使劍門勢解其功二也以二十騎入見蜀主其功三也以四十人定普州其功四也越所部擒羅七君其功五也至於謨議機權賞罰威戮所不盡者有公之自著平蜀實録在焉初全師雄之亂也諸將議殺降兵二萬七千人恐為內應公獨請擇老幼疾病者七千人釋之然後

起二萬人以十為率皆反接之若連鷄貫魚桴江而下以兵衛之比賊衆知之可二百里矣若寇来刼奪殺之於江如此則殺有名矣雖不見用可謂仁乎國家議罪果以殺降為名有先見之明不免於戾者命矣夫公形貌魁傑智謀宏遠剛而有變勇而能仁負將材喜兵法雖為王公之子恥以恩澤封侯故能立功於當年齊得失以知命悟生死而無懼雖古之名將世之達人何以過此與夫伏劒而悔降兵仰藥而罪地脉者不亦賢乎

公始娶安氏别駕某之女也先公而亡男五懷玉進士不第早亡次懷珪前平江軍節度推官試大理司直次懷理以侍親幹家未聽入仕次懷璟懷璉並補三班奉職孫二人贊華舉進士贊臣尚幼公再娶李氏封隴西縣君秦王儼之第七女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西京私第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禮也銘曰

神德皇帝　駕馭英雄　始即南面　乃平西戎

孰為前蒐　時維我公　白水寨碎　來蘇路通

劒門天險　一旦憧憧　蜀既送款　衆尚七萬
其誰先之　公膺是選　擁騎二十　揚鞭入見
諭以禍福　蜀民舞抃　事訖而還　王師席卷
全蜀雖定　羣凶未收　帝命我公　毆攘懷柔
剌舉一郡　警巡七州　盜死原野　人服田疇
定功議賞　理當封侯　孰為獶狡　唁唁吠叫
謫去泌陽　前勲弗較　三月不仕　古人相弔
矧惟我公　十年不調　不調維何　熙熙而笑

太祖起之　厥官尚微　我后增秩　暮年有輝
徼廵西洛　按察東畿　竟坐家事　終成罷歸
君子知命　達人息機　先人弊廬　可庇風雨
知止知足　何思何慮　慶見曽孫　名揚先祖
謂死為歸　預銘厥墓　不朽之功　永光壠樹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七